

俗语里藏着 乡亲最暖的善意

■陈和深

在南安石井,老一辈人嘴边常挂着一句地道的闽南俗语:“芋圆春嫁福鼎——火拍拍熄。”福鼎旧称覆鼎,这句俗语常用来调侃喜事半途告吹、好事落空。但鲜有人知,它背后藏着一段流传半个多世纪的真人真事,更藏着闽南人刻入骨髓的朴素善意。

20世纪60年代,石井来了一位流浪姑娘阿春,因长相黑胖圆实、憨态可掬,像蒸熟的芋圆,街坊便亲切地叫她“芋圆春”。她头脑时常不太灵,心智单纯,无亲无故,整日背着草编蓑苴(草袋)乞讨。她会跳自编的拍屁股舞,单脚轮换跳跃,双手轻拍腿臀,嘴里哼着轻快调子,引得孩童追逐嬉闹,给清贫的乡间添了几分鲜活的烟火气。

她性情温顺,从不与人争执,即便被孩童打趣,也总是笑意盈盈。靠着这份简单的快乐,她在漂泊岁月里勉强维生。闽南人本就心热肠软,彼时石井乡亲更是淳朴厚道。看着阿春孤苦无依,没人冷眼欺凌,反倒处处照料:东家端来热粥,西家送上甜糍,天凉时,旧衣棉被悄悄放在她歇脚的破庙旁。大家不说客套话,只用最实在的帮扶,把温情揉进她颠沛的日子里。

当时水头福鼎山地处偏远,村里小伙成家不易。有热心人不忍阿春继续流浪,主动牵线搭桥,说嫁去福鼎山便能衣食安稳。男方家人实在厚道,不嫌弃她的身世,真心想给她一个安稳的家。亲事敲定,邻里都替她高兴,都说苦命姑娘终于熬出头了。

迎亲当天,阿春换上新衣,坐在新房里,被从未有过的温暖包围。一时欢喜之下,她忘了媒人叮嘱,竟在床上跳起了熟悉的舞蹈。男方家人见状一时手足无措,连忙叫停喜宴,朝厨房高喊:“火拍拍熄!大面免炭!”灶火熄灭,喜宴作罢,这门亲事就此彻底告吹。

阿春重回石井,依旧乞讨度日,可乡邻待她仍一如既往,没有半分嘲讽与疏远,依旧默默照拂,用不变的温情守护着她简单的安稳。阿春漂泊终有归处。数年后,一位从南洋回乡的晋江侨胞千里寻女,对照样貌与经历,终于确认阿春正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。父女相认,场面动容。侨胞将她带回身边悉心照料,阿春终于告别流浪,过上了安稳幸福的日子。

一句乡土俗语,一段暖心往事。如今,“芋圆春嫁福鼎——火拍拍熄”早已不只是一句玩笑话,更在当下有着真切的现实意义。它提醒我们,对待身边弱势者、失意人,少一分嘲讽看轻,多一分包容体谅;面对他人困境,不做冷漠旁观者,常怀恻隐之心,伸手相助。它承载着闽南人宽厚待人、与人为善的本心,藏着邻里间不求回报的温厚,见证着底层小人物被世间温柔以待的美好。

岁月流转,老一辈人讲起这段故事,依旧满眼温情。俗语代代相传,那份乡土善意从未褪色。在快节奏的当下,这份质朴纯粹的人间温存更显得珍贵,它教会我们守住本心、善待他人,让互助友善的乡土精神在新时代延续,温暖一代又一代人。

多一份心

■陈志泽

作为一位读者、观众——特别是从事文艺工作的人,在阅读或视听中如能比一般人多一份心,一定会多多少少有新的发现、新的感知。

读文学经典作品,需要读时沉醉、沉思,读出“骨子里”潜在的深意。鲁迅散文诗集《野草》中的《题辞》,“地面”只生野草,“地火”在地下运行,“地面”“地火”分别象征黑暗社会和革命洪流,反复咀嚼才能体味。

听音乐,除了欣赏优美的旋律、歌唱家的艺术表现,还得留意歌词。好的歌词既晓畅又动人,与好诗无异。《希望》开头形象地抒写了“我们告别昨夜的星辰,昨夜的梦,迎面吹来世纪早晨凉爽的风”,化虚为实地概括了在千载难逢的好日子里“心中所有的希望都睁大了眼睛”,诗意浓郁,富有感染力。接下来一连串的“希望”也都运用了虚实转化的手法表达,让整首歌词达到

完美的程度。而有的歌只见实打实的罗列,缺乏空灵的虚笔,导致感染力大打折扣,还好常有作曲把这个缺陷掩盖了,好听弥补了诗意的不足。也有曲调缺少鲜明的主旋律或模仿他人作品“似曾相识”的歌,让人生厌。还有词、曲也由歌手创作展示歌手“全能”的歌,毕竟隔行如隔山,作品大多不佳。我有时还发现有的歌唱家,歌词中的多音字混淆,例如把曾经的“曾”唱成姓氏的“曾”,把朝霞的“朝”唱成朝鲜的“朝”,把喜好的“好”唱成好坏的“好”等等,听到这样的错,每每如同吃饭咬到一粒沙,为歌唱家文化素养不足而遗憾。

上菜市场买菜,稍留心常能听到许多生动,有哲理、有诗意的语言。例如当你质疑价格或质量时,卖者会说一句“卖要吃,买要吃”,两个“要吃”,前者指的是卖者要赚一点过日子,后者是指买者得花辛苦钱,也要过日子。多么巧妙!只6个字,表达出不同的意思,且口语化,

浓缩包含着深刻的道理。这种群众语言确实值得学习。

寻常街市,其实隐匿着许多有趣乃至值得一写的事物。例如都说“夫唱妇随”,我在街上却发现“妇唱夫随”。如今“夫妻店”或“夫妻摊”不少,往往是妻子领头,丈夫当副手。妻子细致、耐心、吃苦耐劳的优势在经营中占了主导,常见一个动作、一个眼色,丈夫就心领神会,执行得好好的。

平时读书,我会既读书的内容,也读书的装帧设计以及内文的版式,色彩、位置、字体、字号以及大小,吸取优点,积累一些经验。我主编过“刺桐花文丛”108部泉州作家作品集,封面与排版也由其设计,因为有了经验的积累,就还算过得去。自己出书更不用说了,出版社的美编设计不理想我会提出修改意见,直到满意为止。

生活中浏览各种景象,以及读书、听歌等等,多一份心,并不累,却往往能收获“副产品”。



坐人船 爱人船跑

■戴高山

先祖留下几栋古大厝,住着一脉相传的宗亲。

那时人们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。农闲没事可做,大家便窝在家里。窝得无聊,便有几个好相处的一声吆喝,拿出一副断边缺角的扑克牌,围着那张光可照人的石桌玩起“四十分”。我也好奇,跟着围成一圈,看得恋恋不舍。

大人一边玩牌,一边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着,漫无边际。

话说多了,便扯起农事。这时,有人抱怨:“我大伯‘看人大小眼’,每次都把别人不愿干的活让我做,总有一天,我得跟他好好计较一番!”

听到这话,有人接嘴说:“队长伯是你亲伯,跟他有什么好计较的?”

又有人接过话茬说:“那是队长伯特意为你留下的活,虽说累点,别人可没这种机会呢!你看,一年你就比我们多赚不少工分!”

“谁稀罕那点工分啊?都是没人干的活,才叫我做的!”那人还是抱怨。

“哎呀,大家能不能专心玩牌啊?说那些干吗?反正‘上山一天,下海一天’,有工分赚总比没工分赚好啊!”又有人说。

这话有理!于是,大家又是一

边玩牌,一边把话扯到另一个地方去了。

闽南地少人多,面朝大海,背靠高山。因此,“上山一日,下海一日”便成了当地人的口头禅,意思是说:到哪儿上工都一样,无非“做一天和尚,撞一天钟”罢了。

这是当时集体社会,赚工分说的行话,体现一个时代人们特有的思维。

时光荏苒,改革开放后,土地更容不下那么多人了,打工成了另一种生活。许多年后,我已经习惯了另一种生活——在民营企业上班,是人们谋生的必然。

记得有一年,公司的排污管道堵住了。当时,负责行政的我,自然要请人疏通。打完电话后,一位四十多岁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来了。我们谈好价,之后,他自上而下忙活起来。最终,他只能把上面的管道打通,水流还是非常缓慢。可见,上面的管道不是要害。

我们探讨着。他说:“肯定不止这个地方堵了,应该是下面那条管道!”

我点头认可。最后,我们顺着管道往下排查,在楼下一个“U”型管处,找到了问题。自然,他必

须锯掉那截“U”型管,才能掏出堵在里面的污物,让污水从上面的管道流下。这种结果是——喷出来的污水,会溅到他的身上。

他二话没说,找来一张梯子登了上去。经过一番努力,他终于锯断水管,让污水喷涌出来,从而打通管道。

下来时,我见他脸上、手上、衣服上都是污渍。他顾不上擦拭,又拿起新水管爬上梯子,将锯断的水管接好。紧接着,他简单清洗一下双手,取出一本打卷的发票,开好了收据。

付完款,我从他手里接过那张带水的收据,感激地说:“师傅真是一个负责任的人,换作别人,谈好了价钱,上面打通了,就不会再管了!”

“‘坐人船爱人船跑’嘛,你公司是我的老主顾,肯定要把事情做好的!”他笑着说。我感觉,这又是一个时代的人,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。

“坐人船爱人船跑”,意思是说:坐别人的船,肯定希望这船一路顺风顺水跑得快。船顺了,跑得快,坐船的人同样享受好处,这叫“同舟共济”!若是船不小心翻了,坐船的人也会落入水中,结果可想而知。

我信这话,不管在哪儿上班,只有公司获取利润,我们才能享受公司发展带来的福利。

